小說第一冊

碼頭上

大福覺得他是病了。他伸手摸摸額角，滾燙的，一定是發燒了。人是這樣的不舒服，連早飯也不想吃。大福的媽勸他不要到碼頭上去了，可是大福不能答應，一家人吃用都靠着大福到碼頭上去搬行李，賺點錢來，因爲大福的爹早就去世了，如果大福今天不去賺錢，明天的日子怎麼過去呢！

大福望望他的牀嘆了一口氣，他是多麼想再在那兒躺一會，他是多麼的吃力呀！但是，一點鐘以後就有船要到岸了，去得遲，生意要被別人搶去的，不能夠再等了，大福終於提起了不穩的腳步，走上了那條到碼頭去的路。

碼頭上的人眞多，祇聽得一片亂糟糟的聲音。大福站在那裏，便覺得頭昏起來，眼花得看不見人，他担心等一會怎麼能扛得起那些笨重的箱子和鋪蓋。唉，窮人總是命苦呀！

忽然，有一只手放在大福的肩頭上，有一個聲音對他說：

『喂，大福，怎麼你臉色這樣難看，你不舒服嗎？』

大福努力睜大眼睛一看，原來是和他一同在碼頭上做小工的阿三和小順兒，他苦笑着說：

『我有點不舒服，我發燒了。』

阿三連忙關心的說：

『那麼，你應該在家裏休息休息，怎麼可以出來搬這些重得要命的行李呢？』

大福依舊苦笑着，但他的眼中差不多要流出淚來了。他低低

地說：

『我何嘗不想休息！可是我休息了，明天一家人就沒得飯吃了。』

碼頭上一陣忙亂，那隻大輪船已靠近過來，大福便趕快走過去，想找到一個有錢的主顧做筆好生意。阿三輕輕的跟小順兒說了幾句話，也跟着大福走到碼頭邊上去。

船上的客人已經亂紛紛的下來了，大福看見一個漂亮的太太，攙着一個小孩子，提着一只大箱子，吃力地從船上走下來，他便趕緊過去殷勤地問：

『太太，我來替你拿好嗎？祇要二萬塊錢好了。』

那位太太點了點頭，大福便伸過手去接那只箱子；但他是多麼乏力；他的手發着抖，剛提起那只箱子，便「碰」的一聲掉在

地上，幾乎壓壞了那位太太的腳。大福努力地，再用着他全身力氣，正想再把那箱子扛到背上去，忽然，阿三在他後面伸過來一只手，很便當的搶了那隻箱子，一面對那位太太說：

『太太，讓我來拿吧，你看這個人沒有力氣，拿不動的。』

大福轉過頭去想跟阿三爭，但阿三早已提着箱子很快的走開了。大福又氣又難過，他眞想不到平日跟他這樣要好的阿三，也還趁他生病的時候搶起他的生意來，這正是「虎落平陽被狗欺」了。

大福嘆了一口氣，只得另外去找生意。還好，那邊又有一位老先生提着一只網籃和鋪蓋，正在大聲地叫：

『搬行李的！搬行李的！』

大福趕了過去，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，跟在他後面的小順

兒，早就搶上一步，對老先生說：

『我來給你搬，這個人今天生病，跑也跑不動，不要他搬。』

老先生望望小順兒強壯的身體，點了點頭，小順兒便一點也不費力地把鋪蓋扛在肩上，網籃提在手裏，跟着那老先生走了。

大福氣得簡直想跟小順兒打架，但是，他今天一點力氣也沒有，他只得對着小順兒的背影，輕蔑地吐了一口唾沫。

好容易，等他又找到一個帶着許多行李的旅客，剛想把他的行李拿起來時，阿三又趕了過來把這筆生意搶了去。

大福簡直氣得幾乎倒下來，他的耳朵裏「嗡嗡」的響着，頭痛得像被鐵圈兒緊套着一般，嘴唇乾燥得要裂開了，可是他的身子卻發着冷，好像背脊上淋着冷水，叫他忍不住發起抖來。

小順兒過來了，柔聲和氣地說：

『大福哥，我看你眞是不舒服，還是回家去睡吧！』

大福別轉了頭，不理他。他實在看不慣他這種假情假義，誰要你叫「大福哥」，少搶點生意就好了。大福自顧自的走開去。

這一天，大福整天等在碼頭上，輪船進口和出口的也有好幾只，但大福一筆生意也沒有做着，所有的行李都給阿三和小順子搬了去。

天晚了，大福低着頭慢慢地向家裏走去，他吹了一天冷風，身上越來越不舒服了，他一想到空空的口袋，和一家人的飯米，連他的心也痛了起來。他恨恨地想：

『天殺的阿三和小順兒，我再也不認他們做朋友了，這班趁火打劫，沒良心的狗，只顧到自己，一點也沒有朋友的交情。』

忽然，後面有兩個人急急忙忙地跑上來，攔住了大福，伸出

四隻烏黑的手，遞了兩疊鈔票給大福：

『快藏好了吧。』

大福定睛一看，原來正是阿三和小順兒，他兒狠狠地對他們白了一眼說：

『你們不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認識你們。』

他說着便想向前走，阿三趕快拉住了他，一面笑着說：

『大福哥，你別動氣，聽我解釋一下，你就會明白的。我知道你一定在怪我們今天搶了你的生意，叫你一個錢也賺不到，但是我們完全是爲了你。因爲，你今天在發燒，人已經撐不住了，怎麼再可以去搬那些非常重的行李？我們隔壁那位小車夫，就是這樣吐了血，一睡睡了半年。所以我和小順兒商量：今天不能讓你再做苦工，甯可我們辛苦些，多做點生意，再把賺來的錢分給

你。如果跟你明說，我們知道你的脾氣太剛強，一定不會答應。因此我們自管自地硬做了，現在才把錢送來；你拿了，好好的去買幾帖藥吃。明天也用不着出來了，我們會替你想辦法的！』

大福聽了這篇長長的表白，他剛才一肚子的惱恨，不知飛到那兒去了。他伸出滾燙的手掌，緊緊握住阿三和小順兒的手，不禁流下淚來，他說：

『好兄弟，我錯怪了你們，你們待我眞是太好了。』

小順兒也十分誠懇的說：

『我們本來就是朋友呀，朋友是應該互相幫助的。』

阿三在旁邊點着頭，表示小順兒的話很對。大福感動的說：

『那麼讓我們永遠做好朋友吧！』

這時，阿三和小順兒一同點頭了，他們一同說：

『對了，我們要永遠做好朋友。』

診費

『嘭嘭嘭！』阿興在敲着醫生家的門。

『什麼事？』醫生從一個小窗子裏伸出頭來問。

『醫生，求求你到我家裏去，我的孩子病了，病得很利害，一直喊着肚子痛，你快去看看吧！』阿興焦急地懇求着，因爲他是很愛他的孩子的。

『很好，請你先付錢！』醫生嚴肅地說；一點也不表示同情。

『醫生，我是一個莊稼漢，身邊沒有錢，要等孩子病好了，賣掉家中那只牛，才有錢付給你。對不起，請你現在先去看一次吧！』阿興急得眼淚也要流下來了。

『好，看過了再付也可以；但是，那時你一定要付我一只牛的價錢。』這個失去了天良的醫生，簡直在敲竹槓。

阿興眞恨得要罵出口來了，可是，這個村莊裏祇有這一位醫生，如果跑到別處去請，又要躭擱更多的時間，所以他沒有辦法，只好忍氣吞聲地答應了。他希望早些把孩子的病醫好，也顧不到甚麼牛不牛了。

醫生跟着阿興到了家裏，阿興的孩子已經昏迷過去，阿興的老婆坐在一旁流眼淚。醫生慢吞吞地打開藥箱，替那個小孩子仔細地診視着；臨走時，開了一張藥方，叫阿興趕緊到村北的藥材店裏去撮。

阿興的孩子吃了醫生的藥，果然漸漸地好起來了，過了一個月，他已經能夠在門外和別的孩子一同玩了。

阿興看見他的孩子恢復了健康，心裏自然歡喜。不過他覺得那醫生只知道死要錢，全不顧到病人的生命，到底太可惡了。——要是遇到了比他更窮的病人，連一頭牛也拿不出來，難道就這樣讓病人送了命不成？爲了要救護一班窮苦的病人，阿興決定要重重地懲戒他一下。

第二天，阿興一手牽着一頭牛，一手抱着一只老母雞，走到市場上去。那兒有許多人在做着各種買賣，阿興挑了一塊空地，把母雞放下來，他自己也坐在地上，抽着旱煙，等待人家來買他的牛。

不一會，有一個人來了，站着他面前，仔細地看那頭牛，看了半天，便問阿興：

『這頭牛買多少錢？』

阿興知道主顧來了，連忙回答說：

『便宜得很，祇要四十萬塊錢就夠了。』

『什麼，一頭牛祇要四十萬塊錢，你恐怕在開玩笑吧。』那人聽了驚奇得跳起來，一點也不相信阿興的話。

『誰在開玩笑？』阿興一本正經地說，『這頭牛眞眞實實只要四十萬塊錢。不過你要買我的牛，卻有一個條件：你必須把這只雞也買了去，這只雞的價錢是兩千一百萬。』

『什麼，一只雞要兩千一百萬！』那個人差一點又要跳起來。

『是的，一頭牛和一只雞的價錢一共是兩千一百四十萬。』阿興很平靜的說。

那人算了算：兩千一百四十萬塊錢買一頭牛和一只雞，並不貴；所以他爽快的付了錢，牽着牛，抱着雞，走了；再也不管到

底一頭牛是要賣多少錢，一只雞是要賣多少錢。但是阿興卻攔住了他：

『喂，先生，慢些走，請把你的地址寫給我好嗎？』

『賣牛還要寫地址？』那人有些不高興了。

『不，我賣了這頭牛，是要去還債的。可是，到底賣了多少錢，也許人家不相信；所以要請你留下地址，以便隨時可以來請你證明！』阿興這樣解釋，那人便寫了一個地址給他。

阿興拿了錢和那張地址，立刻跑到醫生家裏去，醫生正巧沒有出去，阿興對他說：

『醫生，我來付錢了。』

醫生很快樂的點點頭說：

『好，好，你拿出來吧，不過你不要忘記，那應該是一頭牛

的價錢呀！』

『當然，我不會忘記的。』阿興一面說，一面把錢掏出來放在桌子上。

醫生數一數，祇有四十萬，不禁生起氣來，對阿興說：

『難道這一點點，便是一頭牛的價錢嗎？』

『是的，我把我的牛賣了四十萬塊錢。』阿興不動聲色的說。

『我不相信，一定是你把錢藏起來了，你在騙我。』醫生的臉板得鐵青的。但阿興一點不害怕，他把那張地址掏出來，放在桌上，鎮靜的說：

『這就是向我買牛那個人的地址，你不相信，可以去問問看。』

醫生按着地址，立刻去問那買牛的人。那人告訴他：一頭牛

的確祇賣了四十萬塊錢。醫生沒法，只好忍聲吞氣地就這樣算了。

阿興拿了那兩千一百萬塊錢，另外去買了一頭牛。

以後，村中談起阿興怎樣聰明地作弄了那個死要錢的醫生，不禁都會哈哈大笑起來。那個醫生呢，自從受了這次教訓，再也不敢瞎敲竹槓了。

跟着正義走

天色漸漸的黑了，別人家裏早就在吃晚飯，可是張順德的老婆還獨自站在後門口，向遠處望着。她心裏亂七八糟地在想：

『怎麼順德這傢伙還不回來？快到八點鐘了，晚飯米也沒有，柴也燒光了，家裏，連一張法幣也找不出來，他再不快點回

來，今晚莫想有飯吃了。我算算，今天是月底，總可以發工錢的，可是他怎麼還不回來呢？莫非是店裏結帳太忙，一時還走不開嗎？』

她等着，等着，一直到天完全黑了，才看見從那條石橋上，有一個人慢慢地走過來。她看不清楚那是誰，幾次瞇起了眼，竭力地張望，卻依舊是模模糊糊的，因爲天色實在太黑了。好容易等那人走近了，她才看清楚：他正是張順德，她的丈夫，於是，不禁怨恨地說道：

『怎麼你這樣晚才回來？你一個人在外面吃飽了，不知道家裏連燒晚飯的米和柴都沒有了。』

『你拿錢去買吧！不要煩了！』張順德垂頭喪氣的從身邊拿出一疊鈔票來交給他老婆，『喏，這是一個月的工錢，省點用，